

「樹——從信仰到抒情」特展

■ 林容伊、林宛萱

樹木在枯榮繁衍之間，提供生物食衣住行之需，調節了整個自然界的平衡。不論古今，樹木與我們的生活乃至生命息息相關，因此發展出各式獨特的人文創作。「樹——從信仰到抒情」特展以五個章節，從天界、宗教、國家政治，再到個人生活，由遠至近依序呈現根植於文物背後的故事及歷史片段，不僅回溯關於「樹」作為古代人文風景，同時重新認識那些我們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多元藝「樹」文化。展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〇日，共分前後兩檔，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304 廳展出，本文略述展覽經緯與精彩選件以饗讀者。

樹，自古人們賦詩作歌，描寫其形。或敬畏它參天的形象、渴望它長壽的特質，有時也傷感它榮枯的變化。記錄下的各種傳說、軼事，逐漸形成具有時代性的藝術母題，有些被賦予祥瑞色彩，有些則成為受崇敬的信仰對象，具備禮儀、政治等功能，更多的是寓物寄情，傳達各種人生的狀態。

本次特展依主題規劃為五章，通期展出一百二十二件文物，包含院藏精品及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和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典



圖1 展廳設有「關鍵字樹」，作為索引。 南院處提供



圖2 漢 褐綠釉桃都樹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



圖3 東漢 搖錢樹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

藏。展場入口設有錄像，以進入阿里山森林尋幽意象出發，讓到訪者以在地為起點，藉「關鍵字樹」為索引，從幽廊進入展廳，如穿過桃林般，體驗一場關於人文之樹的千年旅程。(圖1)第一到第四章「聖域：天上與人間的交界」、「長生：互久的祝願」、「徵兆：天賜的權力」與「喻物：人生的姿態」，說明「樹」作為古代中國及亞洲地區藝術表現的重要題材，從天界與宗教、國家政治，再到個人生活，由遠至近依序呈現根植於文物背後的故事及歷史片段。最後一章「記憶中的靈木」則再次回到在地，以貼近生活的角度切入，展出今日人們記憶中熟悉的靈木，如神木、大樹公等，藉此回溯與理解關於「樹」作為古代人文風景與藝術想像的多元面向。¹

聖域：天上與人間的交界

「樹」不僅代表土地的生命力，亦標識出地界，或作為地標。遠方的神樹營造了仙境氛圍、暗示樂園所在。先秦兩漢典籍中的桃都、扶桑、建木等神樹，或能驅邪，或為神靈居所，或可溝通天界與人間。神樹的形象廣泛應用於墓室、祠堂，部份隱含昇仙思想，同時庇佑子孫前程顯貴。

傳說東海的桃都山（一說度朔山）有棵大桃樹，枝幹屈蟠的範圍達三千里；樹上有金雞，日照而鳴；樹下則有兩位神祇「鬱」和「壘」（一說「神荼」、「鬱壘」），以蘆葦製成的繩索捉拿惡鬼。漢代的褐綠釉樹形明器，頂端立有一鳥，底座上有模印人物，令人聯想到文獻敘述的桃都樹形象。其枝葉分三層、共九枝，上



圖4 a.唐 月宮鏡 b.中唐 月魄菱花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坐猴及飛蟬，底座還可見搗藥玉兔，皆為漢代墓葬常出現的圖像。蟬可能象徵羽化及再生，玉兔則為西王母使者，反映了漢代的神仙思想。（圖2）同類作品曾出土於西漢晚期至新莽的河南墓葬。²

盛行於東漢時期（25-219）中國西南地區的明器〈搖錢樹〉，一般由陶製基座與上插的青銅枝葉兩部分組成，通高約為一至兩公尺，分四至六層，每層插四片枝葉。這類文物稱作搖錢樹，係因部分枝葉上飾有外圓內方的「五銖」錢，或可想像人們從樹上取錢的場景。而搖錢樹上也常有西王母、玉璧、佛像、蟾蜍、方士騎獸等和昇仙思想或天關係密切的圖像。此次展出的搖錢樹（圖3），陶座為蛙首人身的蟾蜍，與四川彭山出土的作品相類，它帶著一抹神秘的微笑，模樣討喜。傳說蟾蜍是月精，也是西王母的使者。青銅枝葉上雖無五銖錢，但飾有玉璧，自古以「蒼璧禮天」，從考古材料可知，古人認為玉璧能通往天門。是故，搖

錢樹的可能功用之一便是讓墓主藉之從地面昇天。³

「桂魄」為月亮的別稱，唐代《酉陽雜俎》載：「舊言月中有桂，有蟾蜍」。四川出土的東漢月神畫像磚上，可見人面鳥身的羽人，承載一輪圓月，月中有一大桂樹，下還繫著一隻蟾蜍。到了唐代，月中有桂樹等月宮主題，深受唐人喜愛，鏡子常以之為飾。傳說嫦娥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藥，遂奔月化身為蟾蜍，是為月精。故鏡背上的桂樹旁，不只有搗藥月兔、蟾蜍，還可見到嫦娥。（圖4）

而中空樹幹造形的槎，常象徵通往神仙之境的工具，槎下往往波濤滾滾，乘之者或為仙人，或為張騫（約前164～前114）。張騫乘槎通往天河的軼聞，唐時深入文學，元明後的藝術家以此為靈感，發展出許多經典的藝術圖像。史書記載漢武帝（西元前141～前87在位）命張騫尋找黃河源頭，與晉人《博物志》記述海邊居民泛槎意外到了天河，遇見牛郎星二事，



圖5 清 尤通 雕犀角人物乘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8~9世紀 銅鎏金彌勒菩薩趺坐像 巴基斯坦斯瓦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民國 綠度母救八難唐卡 四川德格或西藏昌都地區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清 沈源 極樂世界圖（原名清沈源〈畫佛像〉）卷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逐漸被牽合起來。後不只有張騫乘槎至天河，織女給他支機石（支撐織布機的石頭）一說。《敦煌變文集》中唐人也記有張騫奉派尋找盟津河源頭，西王母制止他，表示河從崑崙山腹壁而出，一生也到不了，並給他支機石回去覆命的故事。（圖5）

另一方面，佛教聖者生平與成道轉捩點的場域，往往在某棵樹下。如釋迦牟尼佛於無憂樹下誕生、菩提樹下悟道、娑羅樹下涅槃，這些樹木也因此有了重要的意涵。聖樹之下的故事又如彌勒菩薩在佛入滅後的五十七億七千萬年，下生人間，並於翅頭城華林園中的龍華樹下成道，祂三度於此集會，為眾說法，即著名的龍華會。選展的彌勒菩薩造像，為巴基斯

坦斯瓦特地區、八至九世紀的作品，彌勒結跏趺坐於蓮臺獅子座上，手持龍華枝與淨瓶，兩者都是彌勒菩薩的重要持物。（圖6）

樹也常是佛教淨土中重要的環境表徵。傳說綠度母的淨土在檀木（梵語譯為羯地洛迦）山，故又稱為檀木度母。綠度母廣泛流傳藏地，最常見一面二臂的綠膚形象，右手作予願印，左手拈著藍色的優婆羅花（Utpala），舒坐於盛開的蓮座上。選展之〈綠度母救八難唐卡〉，度母身後盛開紅花的大樹即為檀木。畫幅表現了救八難的主題，修行此法門可排除外在危難與內在怖畏。⁴（圖7）

「寶樹種種」的極樂世界圖，則傳承了歷來人們對「極樂淨土」的想像。根據經典，阿



彌陀佛（一稱無量壽佛）的淨土，即西方極樂世界中遍生寶樹。清代乾隆皇帝（1736-1795 在位）崇信阿彌陀佛，於宮中廣闢西方極樂世界安養道場，是為供養。⁵他曾命宮廷畫家沈源，參考內府舊藏唐末五代貫休（832-912）的〈極樂圖〉繪製〈極樂世界圖〉，整體描畫細膩，敷色柔美。展卷之間，人們能從靈山祥雲間緩緩進入阿彌陀佛的莊嚴淨土之中，夾道寶樹如經典所述一般榮色光耀。其枝幹、花果生長對稱，由金、銀、琉璃等七種寶石組成，或罩幔網、瓔珞，清風吹拂時會發出妙音，聞是音者，皆自然念佛、法。其與畫面中珍禽的鳴叫、伎樂天的演奏，共同營造出祥和的樂園氛圍。（圖8）

長生：互久的祝願

桃與松，自古被賦予長生的文化意涵。相傳桃為仙木，能夠制鬼、辟邪。兩漢魏晉時期，神仙思想盛行，典籍中記載桃膠能治病、修仙；仙桃則與西王母所掌有的不死靈藥結合，是吃了能長生益壽的仙果。諸如《博物志》、《漢武故事》等志怪小說，更生動地描述西王母下凡，請漢武帝吃仙桃的故事。故事中有個插曲，是當王母瞥見在窗外偷窺的東方朔（西元前154～前93），笑言其曾三度偷走仙桃。因此，這位漢武帝時的名臣，不僅以博學機智聞名，也常被形塑成遊歷人間的神仙。隨時代演變，神話、信仰漸入文學，衍生出如西王母擺設蟠桃宴

群仙、東方朔偷桃等精彩的戲曲作品，既熱鬧、喜慶又吉祥。「桃」便成爲上好的賀壽題材，廣泛運用於繪畫與各式工藝作品。（圖9）



圖9 清 18~19世紀 剔紅山水人物玉石盆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清 黃地藍彩仙人慶壽雙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a



b

圖11 a.明 嘉靖 嬌黃綠彩壽字樹碟 b.明 萬曆 青花福壽花卉八稜葫蘆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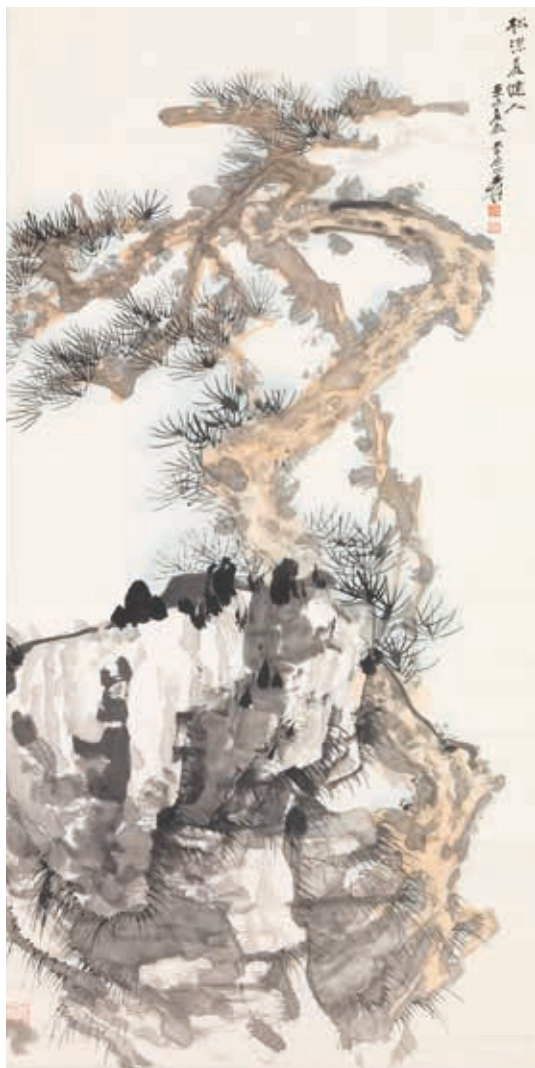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2 民國 張大千 壽字松圖 軸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選展之〈黃地藍彩仙人慶壽雙耳扁壺〉，壺頸帶有壽字，雙耳呈長柄如意形，壺側飾暗八仙，其中一面壺腹即以藍彩描繪東方朔扛著大桃、乘雲而走之姿，他回首而望，透露了來者在追的緊張氛圍，卻也營造出活潑談諧的動感畫面。（圖10）

明代中晚期嘉靖、萬曆朝的陶瓷上，則有一種以樹為題的討喜紋飾，整棵樹木的枝幹盤曲彎結成「福」、「壽」等文字形狀。⁶ 樹種多

為具有長生寓意的松樹、桃樹，或是象徵長青的竹子，有時還會搭配吃了能延年益壽的仙桃與靈芝。（圖11）而將松樹宛若遊龍扭轉的靈動造型，與草書壽字筆意結合，也逐漸成為清代文人雅士喜好的繪畫題材。⁷ 享譽中外的藝術大家張大千（1899-1983），也曾畫如草書壽字的盤曲松樹，樹枝與大石皆以粗獷而富乾溼變化的筆觸擦染，對比纖細、銳利且充滿彈性的松針，觀之勁氣勃發、暢快淋漓。（圖12）漢字與圖像雙重吉祥組合，既雅尚又蘊含長壽寓意，流行至今。

又松柏等枝葉常綠之樹，不單譬喻不屈於環境、禁得起考驗，也象徵長青、長壽。松樹與同樣具有長壽或祥瑞特質的仙鹿、白鶴併列組合，象徵「松鹿長春」，也是祝壽的一種代表題材，是清代流行的裝飾元素。選展之〈蜜



圖13 清 18世紀 蜜臘松鹿長春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蠟松鹿長春山子〉，可觀之處在於工匠順應蜜蠟自然的外形，淺浮雕創造出環景的山勢。（圖 13）其中可見巨大的松樹從岩間倒倚而出，崖壁或有泉水傾瀉而下，可愛的鹿群則於山岩之間穿梭。長松、泉水、群鹿的組合，也隱含一種人間仙境的意涵。古代像這樣的山子，具有把玩功能，可以在手裡慢慢轉動，以不同角度欣賞，成爲一個可以進入、可遊可賞的掌上立體山水，彷彿在室內微縮了一個幽境，兼顧了世俗的長壽祈願以及文人的雅興。

徵兆：天賜的權力

先民認爲上天藉自然現象，傳達與人事相應的啓示，天然的樹木變異現象，遂成了政治上的吉祥徵兆；歷朝歷代無不重視這些可以強化

統治正當性的祥瑞之兆，發現者往往當即上報，相關事件或勒石、或載於史冊。如著名的漢代摩崖石刻〈漢武都太守李翁碑〉（西狹頌），鑿刻於漢靈帝建寧四年（171），其碑側描繪李翁治理地方期間出現的五種祥瑞——黃龍、白鹿、嘉禾、木連理、甘露降及承露人。⁸（圖 14）異根連枝的「連理木」，象徵君王有德；「甘露降」則表示樹木會滴下甘美的露水，接之飲之者能延年益壽。人們相信這些吉祥徵兆，不僅對應世局的發展，更是上天對於統治者德政的肯定。

清代蒐集各種祥瑞喜慶的畫冊中，亦繪有歷史上「瑞木成文」之事。北宋太平興國（976-984）年間，時人多次於伐樹時發現木中現字，文如「天下太平」等，因而急忙進獻，藉由想像，此景鮮活地躍然紙上。（圖 15）



圖14 漢 武都太守李翁碑（西狹頌）碑側黃龍白鹿拓片 第二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5 清人 進獻瑞木 冊 《萬年不老》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6 a.宋 米芾 孔子手植樹贊拓 軸 第一檔期 b.清 乾隆御筆古樹
並題張照臨米芾孔子手植樹贊 成扇 第二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特定樹木扶疏與否，則與當朝國運密切相關。如山東曲阜有檜木，相傳為孔子親手種植，因數次枯槁與復生的時機點，都恰巧對應朝代更迭興亡，因此世人視若神樹，珍重對待。北宋書法大家米芾（1052-1108）晚年曾造訪此地，為之賦詩作贊，他精妙的書蹟被製成碑刻，並有許多拓本流傳於世；清代乾隆皇帝則曾於摺扇上摹繪這棵檜木，以搭配當朝書家張照（1691-1745）於扇面書幅所臨之米芾〈孔聖手植檜贊〉。（圖16）

又如滿族發源的聖山長白山上長有神奇瑞樹，乾隆皇帝曾派遣調查團前往勘查生長



圖17 清 王幼學 瑞樹圖 軸 第二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其中的巨木，調查人員之一的畫家王幼學（十八世紀）因而繪製了〈瑞樹圖〉。根據調查紀錄以及乾隆皇帝的歌詠，這棵巨木八種樹枝共生一樹，散發金光，周邊沒有一般的草木，前所未見，乾隆皇帝將之視為護祐大清國祚的象徵。（圖 17）

「天子墳高三仞，樹以松；諸侯半之，樹

以柏；大夫八尺，樹以欒。」自古以來，陵墓之樹往往作為階級標誌。此外，樹為皇陵規劃重要的一環，風水攸關，人們相信其生長影響家族是否興旺，王朝是否永固，因此必須謹慎養護，確保植栽茂盛。風水林的樹種、形貌與栽植的位置皆經仔細規劃，一旦枯萎「回乾」便必須替換，更需時時巡查以防盜伐。藉由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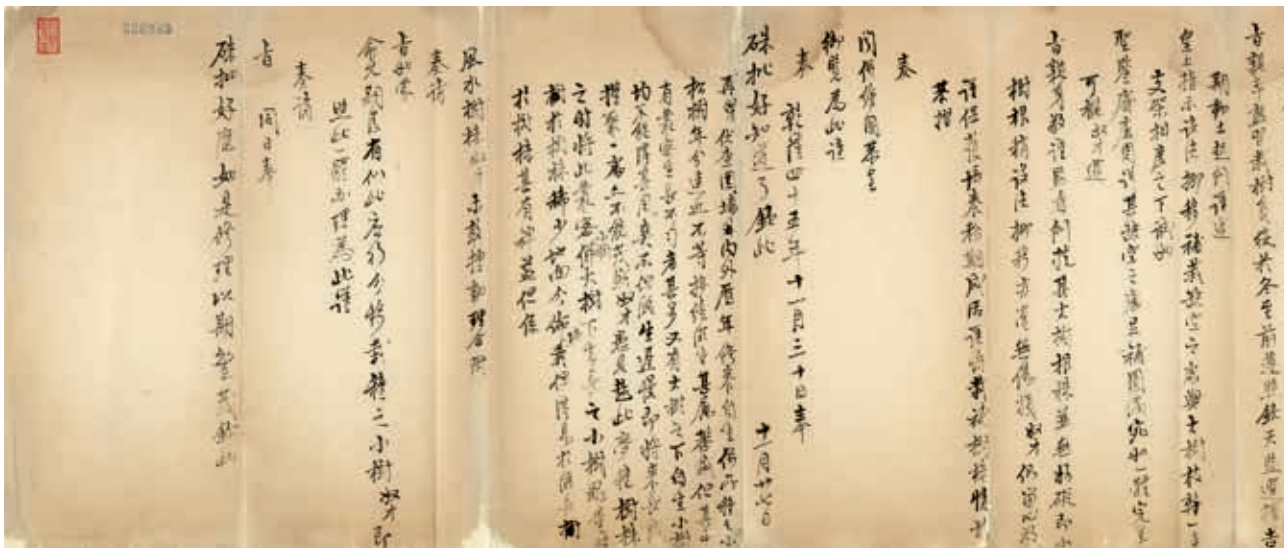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8 清 保寧 〈奏報遵旨補種孝陵之盤龍松樹〉 乾隆45年11月27日 奏摺錄副 8扣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02920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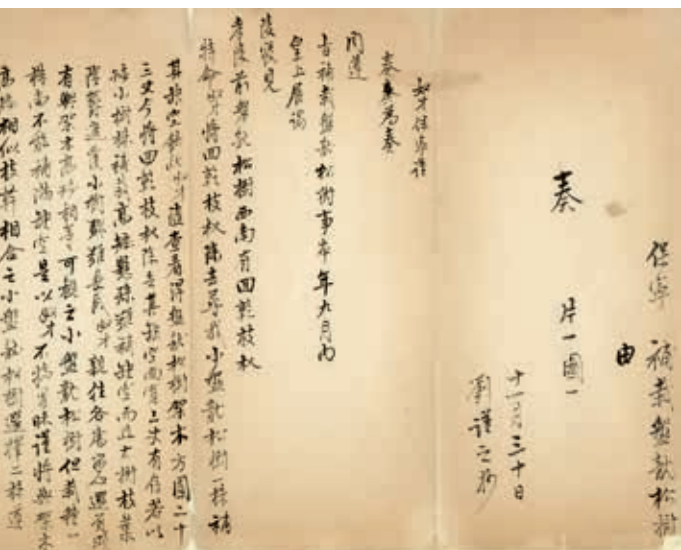
圖19 清 弘許 萬年瑞松圖 卷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宮檔案，可以窺知一二。（圖 18）而清代為了確保皇家風水不受侵擾，雍正、乾隆年間，更擴大了皇陵管制區域，規定在原本的風水圍牆以外，自內向外陸續增設紅椿、白椿與青椿。依清律紅椿內擅闖者論斬，白椿內禁止砍伐、耕種等各式經濟活動，青椿內則禁設窯燒炭。

皇陵墳丘的特定樹木，如孝陵前的瑞松、

永陵的神樹，同樣牽動皇朝運勢。乾隆皇帝的堂弟弘晔（1743-1811）繪製的〈萬年瑞松圖〉，以他們的曾祖父順治皇帝（1638-1661）陵寢前一棵盤曲壯碩、枝繁葉茂的大松樹為題。（圖 19）弘晔在題跋中指出，此瑞松是蒼天保佑的象徵，表示國運興隆。而此畫作於第二次金川戰役勝利之時，同時傳達了恭賀和讚頌國家昌盛的意涵。數年後，乾隆皇帝謁孝陵時，發現陵前以架木承護的巨大盤龍松，西南角有枝葉乾枯，故指示保寧安排修剪，並找小盤龍松補其空缺，以期樹形圓滿繁茂。（見圖 18）

清太祖努爾哈齊（1559-1626）祖輩數代的興京陵墓——永陵（位於今遼寧省撫順市），被視為大清龍興啓運之地。位於啓運殿後方、興祖墳丘前有一棵大榆樹，乾隆皇帝封為護國神樹，卻在同治二年（1863）一場風雨中傾倒、壓壞殿宇。因涉及風水，立刻成為國安事件，消息快馬加鞭傳遞進京，皇太后與皇帝甚為關切，包含欽差大臣、盛京將軍在內的大小官員及專業技師，皆緊急動員救治神樹。從事發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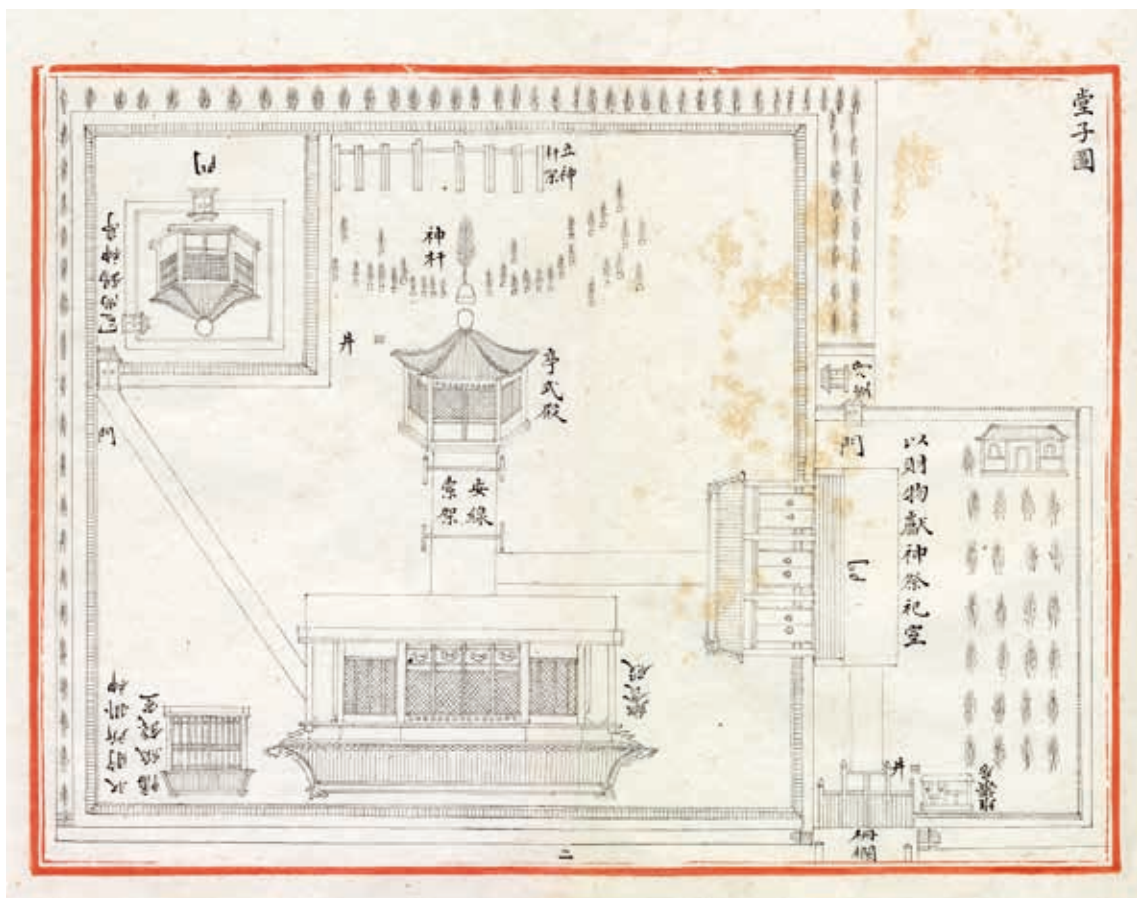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0 清 允祿等奉敕撰 堂子圖 《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4192

神樹扶正、新生嫩芽，整段過程與現場狀況的圖繪，皆詳實記錄在往返的奏摺檔案之中。⁹

另一方面，清代的神杆祭祀也與神樹有關。根據滿族神話，先祖曾躲於停滿烏鴉、鵲鳥的樹下，因而躲過追兵。祭祀象徵神樹的神杆及其上棲息的神鳥成爲習俗，祈求保佑親族與家國安康綿延。滿人習於家中庭院立神杆祭祀，清代宮廷則於內庭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立杆大祭。根據乾隆皇帝下令編纂的《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》，各宮殿的堂子皆立神杆祝禱，而祭儀所用的神杆，是至潔淨的山林砍取一株松樹，枝葉僅保留九節，餘皆削去所製成。¹⁰（圖20）

喻物：人生的姿態

日常生活中的樹木，其形色、疏密、曲直和四季變化，扣合了人們的生命經驗與感情，因此觸發了無數的藝文創作。個人抒情，又以南北朝時庾信（513-581）的《枯樹賦》最蕩氣迴腸，藉歷史起興，由樹之榮枯抒發己懷，傳達「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」之慨。其經唐代大書家褚遂良（596-658）揮毫落紙，成爲文學與書藝結合的經典，後人臨習不絕。此次選展清前期著名書家王澐（1668-1739）的〈臨褚遂良枯樹賦〉兩本，據跋分別臨自靜海勵宗萬（1705-1759）的收藏（第一檔展出），以及吳人胡其言行篋中

的宋揚（第二檔展出，圖 21）。

以樹木特質類比人們品格的經典例子又如「歲寒三友」，松樹終年不凋、梅花獨自隆冬綻放，與同樣常綠的竹子合稱三友，象徵「事不難，無以知君子」的理想品格，備受文人喜愛。以此為主題入畫可回溯至南宋，明清時並廣泛應用於各類器皿、文房，如康熙時期〈松花石歲寒三友圖硯〉的硯盒。匠師將紫綠相間的石質巧妙運用於設色，讓畫面中的松竹梅枝彷彿挺立於夜中，透出一股冰冷、乾淨的氛圍，同時展現它們強韌的生命力。（圖 22）

除了生長特性以外，部分樹木的質地特色也受到古人欣賞，甚或歌詠、寄寓涵意。不特定樹木的結節或樹瘤，皮表或扭曲或突起，產生獨一無二的紋理，稱為瘿木，往往被製成工藝品，並成為鑑賞的項目，如明代鑑藏家文震亨（1585-1645）曾言，文具、梳具以瘿木製為雅。此外，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題〈詠桃榔文洗〉的盤形樹根洗，是由桃榔樹（一種棕櫚）的樹根製成，質理酷似竹子。乾隆皇帝歌詠其以嘉木所製，紋理像「竹染湘妃淚，屏開孔雀翎」，華麗卻氣質古樸。而盛水用於浣筆、調墨的盤形洗，也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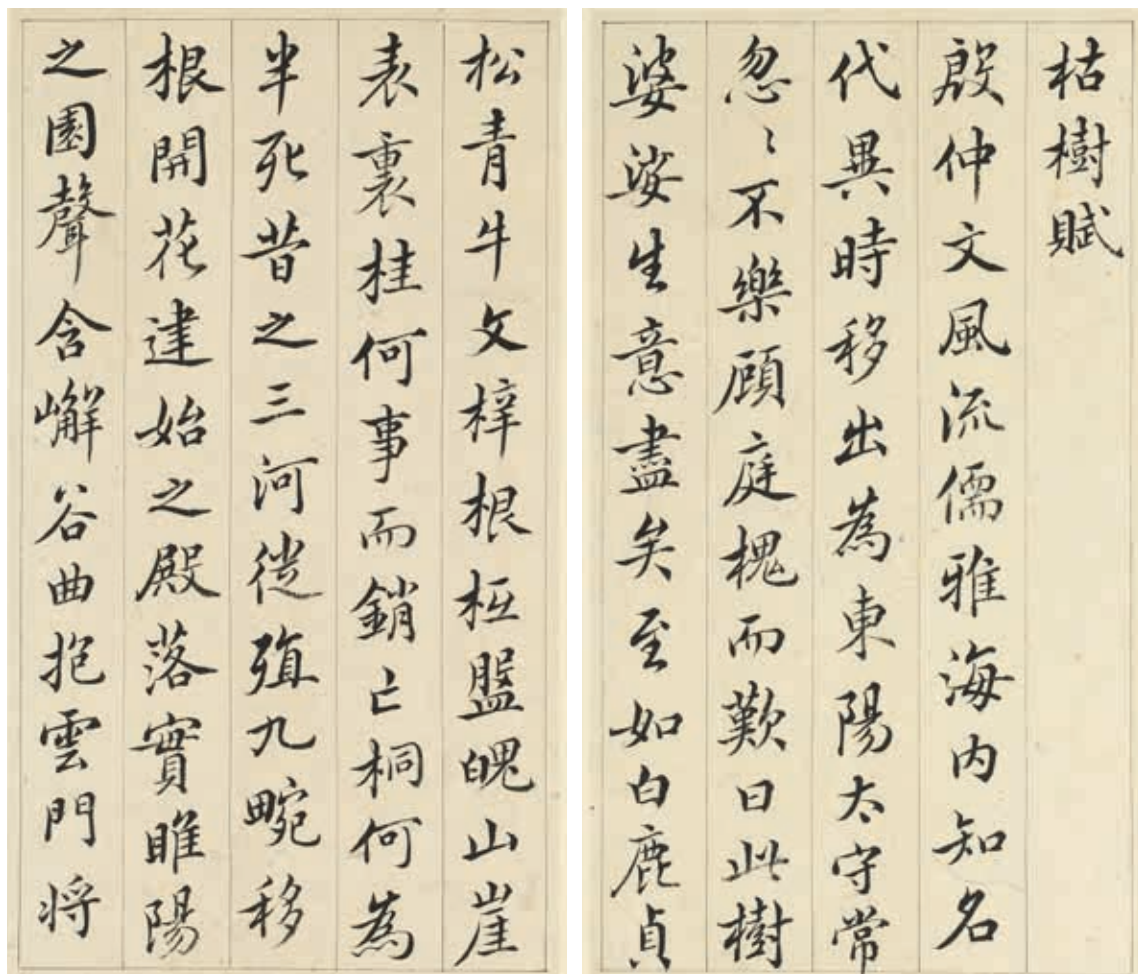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1 清 王澐 臨褚遂良枯樹賦 積書殿帖 冊 第二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2 清 康熙 松花石歲寒三友圖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3 清 乾隆 御題桃榔文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5 明 陳洪綬 著色桃花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乾隆皇帝聯想到《禮記·大學》篇的湯之盤銘，潔身洗去一身的污垢，以保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，維持君子美好的品德。（圖 23）

不少人文逸事也藉樹木烘托文人的潔身自好，並將這些典故化為明清藝術的養份。宋代隱逸詩人林逋（967-1028）愛梅如癡，種有梅林，並蓄養白鶴，終身未娶，以梅為妻、以鶴為子，被視為文人千古高風。而著名的文人畫家倪瓚（1301-1374），性情孤高，又以潔癖聞名，明人小說記述他命僮僕擦洗庭中梧桐的軼事，「洗桐」遂成為代表高士潔身自好的典故。晚明重要的變形主義畫家崔子忠（約 1595-1644）

所繪之〈雲林洗桐圖〉，即以時而精準入纖毫，時而奇詭卻別具韻致的筆法，再現倪瓚監督僮僕取水、刷洗桐樹的經典場面。（圖 24）

此外，古人也常以樹木寄託、傳達情意。君臣贈答間，偶以樹為喻，或譽臣屬為大材、棟梁，或感謝君上栽培之恩。如乾隆朝名臣彭元瑞（1731-1803）上奏恭謝乾隆皇帝賞賜御筆青松詩畫一事，更引《管子》之樹木、樹人，感佩聖上栽培臣子的用心；而士人交遊，則有折枝寄友之詩畫，託思念與祝福之情誼。陳洪綬（1599-1652）早年作品〈著色桃花〉，以細緻秀潤的筆法與設色，於扇面上描繪繫有綬帶



圖24 明 崔子忠 雲林洗桐圖 軸 第二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6 清 乾隆 緙繡九陽啓泰 (原名清〈緙繡九羊啓泰〉) 第一檔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桃花枝。由題識可知，此為送友人赴武陵任官而作；詩中戲引陶淵明〈桃花源記〉，以及蘇軾（1037-1101）筆下王迴遇仙人周瑤英、共遊芙蓉城之兩種奇遇，調侃友人。（圖 25）

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樹木，也透露了季節嬗

遞的消息，暗示著時空的轉換。因此迎春消寒等節令活動，時常搭配相關的花木。譬如清代宮廷依歲時而懸掛的〈緙繡九陽啓泰〉，以緙絲為底，搭配各式刺繡、筆繪，繽紛絢麗；其畫面中即佈滿吉祥的迎春植物代表：「歲寒三友」



圖27 日治時期 大久保百貨店發行 澎湖島通梁榕樹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



圖28 日治時期 阿里山神木(周圍64尺)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

的松、竹、梅，和新春之際綻放的山茶。此外，畫中三位身著華服的太子，以及姿態各異的九隻山羊，於河岸上嬉遊；太子們手持梅枝，上頭懸有籠中喜鵲，諧音「喜上眉梢」；而太子、九羊，諧音「泰」及「陽」，象徵代表正月的泰卦，傳達「三陽開泰」萬象更新之意，並隱含「九九消寒」春回大地的祈願。¹¹（圖 26）

記憶中的靈木

祭祀巨木的習俗，是先民對自然的禮敬。古樹作為自然之力的象徵，往往與土地神信仰結合，人們認為祭之可以守護居民、保佑體弱孩童平安成長，甚或帶來財富。巨大濃密的樹冠不僅可以防風、乘涼和作為集會的好場所，風水上則被視為能擋煞消災，福蔭村里。¹²

臺灣民間相信「樹大有神」，只要是百年以上或樹圍巨大的老樹，人們往往抱以敬畏之心。無論古樹本身即是神靈，或作為神靈寄居的處所，這些古樹時常被綁上紅帶作為標示，

或安置香爐、小廟，加以祭祀禮敬。例如澎湖白沙鄉保安宮前著名的通樑古榕，據傳為清康熙年間（或更早）自海上漂來的樹苗，¹³ 經人植於廟前，百多年後在草木不易生長的澎湖蔚然成林，形成包覆廟宇的奇景，被印製在日治時期的風景明信片上。今日，廟方在其樹幹綁上紅綬，封為財神樹，並置香爐受祀。（圖 27）

另一方面，日治時期，日人為取用豐沛的阿里山森林資源，因而興築林業鐵路；著名的阿里山神木，為當時調查阿里山森林資源的小笠原技師發現，是一棵樹齡三千年左右的紅檜。日本神道教源於自然崇拜，崇祀巨木、巨石甚至山林；神木常是該地最高大的巨木，被視為神靈附體或居住之所，樹幹上往往繫著標示神

域的「注連繩」。¹⁴

隨日本大正九年（1920）起，阿里山鐵路開放載運旅客，鐵道觀光蔚為風行，震懾人心的神木成為必訪景點。當時印製的風景明信片，常取景阿里山神木，以及停下載客的蒸氣火車。（圖 28）旅行的人們紛紛與之合影，因而留下珍貴的照片紀錄。

物換星移，電力取代蒸氣動力，第一代神木也已失去生命，成為人們集體記憶中的吉光片羽。但，山挺立如舊，巨木仍滋養著萬物，以復育取代砍伐的今日，新生的力量將生生不息，我們與大樹，也將走向更緊密的關係。¹⁵

作者皆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註釋：

- 展覽籌劃期間實受到院內諸多前輩的悉心關顧與指點，以及眾多同仁的配合協力，才能順利完成此次展覽，謹此致上最深的感謝。
- 河南省博物館，〈濟源泗澗溝三座漢墓的發掘〉，《文物》，1973年2期，頁46-55；郭沫若，〈桃都、女媧、加陵〉，《文物》，1973年1期，頁2-6。
- 相關研究參見何志國，《漢魏搖錢樹初步研究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7）。
- 畫幅中八難從上至下分別是：獅難（最勝見）、象難（愚痴）、火難（嗔恨）、水難（愛欲）、賊難（惡見）、蛇難（妒忌）、非人難（懷疑）、枷鎖難（貪愛）。〈綠度母救八難〉一則由本處鍾子寅助理研究員協定年及撰寫。
- 王子林，〈清宮佛堂中的西方極樂世界道場〉，《法源》，26期（2008），頁305-323。
- 相關研究可參見陳玉秀，〈明嘉靖青花鶴鹿壽葫蘆瓶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71期（2014.2），頁76-83。
- 關於以畫松獻壽及以壽字松為畫題的研究，請參見：王耀庭，〈長松獻壽繁花頌〉，《盛清社會與揚州研究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1-16。
- 延伸閱讀：黎明劍，〈天人交感、鬼斧神工的東漢《五瑞圖》〉，《圖像中的歷史世界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12），頁50-80。
- 詳細研究參見馮明珠，〈永陵神樹——棵攸關大清國運的榆樹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16期（2009.7），頁84-95。另，此次展覽籌劃過程，鄭永昌研究員在選件及展陳上給予協助，受益匪淺，在此致謝。
- 閻崇年，〈滿洲神禱及祀神考源〉，《從明末到清初的那些事——閻崇年自選集（電子書）》（臺北：崧博，2019），頁356-369。
- 胡愷文，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緞繡〈開泰圖〉及相關作品研究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7卷2期（2020），頁135-200。
- 蘇瑞展，〈高雄縣「大樹公」信仰之研究〉（臺南：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7）。
- 吳培基、賴阿蕊，〈澎湖通梁古榕相關史蹟及年代考證——兼論康熙五十三年澎湖群島圖（上）〉，《砗磲石季刊》，77期（2014.12），頁2-34。
- 臺灣總督府檔案〈阿里山神社創立許可〉（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立案）提到，神社「西北方第三Z形路軌上方有樹齡三千年的紅檜神木」，並於附件圖面中標明神木位置，即為今日所熟知的阿里山神木。根據該份檔案，可知開發過程中災難頻傳，阿里山神社是為安定人心而設，今已不存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<https://onlinearchives.th.gov.tw/index.php?act=Display/image/366314WsoUx54#9tWe>（檢索日期：2021年1月14日）。
- 此次策展團隊包含本處美術設計黃于琳助理研究員、李育欣研究助理。